

武俠精品

(台灣)司馬紫烟 著

劍嘯西風

下



中原農民出版社

司馬紫烟作品集



劍嘯西風 下

(台灣) 司馬紫煙 著

中原農民出版社



RBF94

/10

I247.5
3287
.2

图字 16 - 2000 - 0085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剑啸西风/司马紫烟著. - 郑州: 中原农民出版社,
2001.6

(司马紫烟作品集)

ISBN 7 - 80641 - 399 - 5

I. 剑... II. 司... III. 章回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29142 号

司马紫烟作品集

剑啸西风 (上下)

司马紫烟 著

责任编辑: 高修俊

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(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)

中牟胶印厂印刷

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本 20 印张 500 千字

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- 4180 册

ISBN 7 - 80641 - 399 - 5/I·074 定价: 36.80 元

目 录

十 七	追查	(315)
十 八	火凤凰	(333)
十 九	爱的小舟	(352)
二 十	天官赐福	(366)
二十一	各个击破	(403)
二十二	小校场竞技	(420)
二十三	六比五	(448)
二十四	别宫设宴	(474)
二十五	圣谕查办	(504)
二十六	释敌	(533)
二十七	伏击血祭	(549)
二十八	脱网	(565)
二十九	公子冯武	(586)
三 十	六合四灵归一	(612)

十七 追 查

忠顺王连哼都哼不出来了！

他带了十来个人来，已经去了两个，走了个护送的云帆，只剩下了十个人，却已连负两场，这面子上实在难看。

因此他看了东厂席上那一桌道：“诸公能否有一个人出来，凭真正武功扳回一点颜面？”

这是句很重的话，令那些人都怫然色变。

忠顺王也觉得话太重了点，忙又换成较为婉转的语气道：“最近这几天，我们东厂连折高手，连十三邪神中老一辈的都折了三位。

“而西厂不过是来了个后生末进的公子哥儿，跟几个不见经传的帮手，却把我们打得灰头土脸的，我这是在替各位着想。”

他一顿之后，语气略转激昂道：“东厂被人压倒了，我最多不干这统领而已，仍然可以当我的忠顺王，没多大的影响，但诸公重入江湖，就很难有昔日风光了。”

这番话的确也是事实，但忠顺王说来，却是刺激与不满的成分居多。

一个葛衣老人站起来道：“王爷不必说了，吾等受王爷丰衣足食供养，原该替王爷分劳解忧的。

“黄某先前不出来，是不愿掠人之美之故，因为别的人出来或多或少都有些私人的恩怨在内，黄某寡于交游，此番是纯

为王爷效力。”

他徐步而出，气定神闲，一望就知道是个不好相与的角色。

忠顺王也面有喜色，似乎很满意他挺身而出的样子，居然抢先代他介绍道：“这是黄君谷老师，也是十三邪神的一位，人称无影神龙的便是！”

这个名头一报，慕容刚与南宫素秋都大为震动，他们虽已知道有十三邪神中人物加入了东厂，却不知此人也被网罗了。

无影神龙在十三邪神中是最神秘的一个！

他形迹无定，与人向无来往，武功诡奇，独来独往，杀人如麻，但行为却在正邪之间，好人也杀，坏人杀得更多。

万想不到此老也会为忠顺王所罗致，难怪他的势力日增，敢动慕容世家了；也难怪能在一夜之间，席卷慕容世家而不留子遗。

这样一个人物出来了，派谁出去应战却是大费周章！

南宫少秋只有把眼睛望向了姑姑。

南宫素秋自然会意，她更知道这一场除了自己外没有人更适合下场了，几个女孩子是难以为敌的。

南宫少秋和慕容刚或可一战，可是武功泄了底，就会惹出更大的麻烦，尤其是让东厂的人知道了大家的目的，更将倾全力来对付，甚至于会跟南宫世家对上了。

当然，南宫世家未必怕他们，但是一个江湖世家去与朝中的密探组织正面作对，总不是一件聪明事。

所以南宫素秋也站起身来道：“在晚苏秋，敬向黄前辈讨教，希望前辈手下留情！”

黄君谷看了她一眼道：“苏兄是哪一家门派的！”

南宫素秋道：“前辈何以一定说在晚是哪家门派的？”

“看你的神情，似有多年基础，可是苏秋这两个字不见经传，只有在那些大门派中才有这种可能！”

南宫素秋笑道：“门派中人不愿扬名，就是怕有所闪失而貽羞门户，前辈又何必问呢？”

黄君谷哼了一声道：“老夫只是随便问问而已，可不是怕你们那些大门派。你是哪一家的人老夫也不在乎，事实上老夫以前也杀了不少各大门派的人！”

南宫素秋道：“前辈盛名，在晚是如雷贯耳，此番有幸得受教益，实感荣幸，还望前辈手下留情！”

这是第二次说手下留情了，可见南宫素秋的态度很谦虚。

但黄君谷却大刺刺地道：“苏老弟，老夫动上了手就不会留情的，你要是怕死的话，还是别出来的好！”

“前辈！今日之会，纯为切磋，何必非要性命相拼？”

“老夫从不和人切磋武功，要动手就是杀着！老夫认为切磋、喂招是最无聊的事，也是练武的人最坏的习惯。

“一招绝的目的就是杀敌伤人，但在喂招时又不能尽情发挥，碍手碍脚的，威力已去了一半；最糟的是临敌时也养成了习惯，不把威力发尽，而浪费了好招式。”

他竟是越扶越醉，越对他客气，他就越端起架子来了。

南宫素秋笑笑道：“说请前辈手下留情，只是希望前辈养成骄敌之心，其实真动手的时候，在晚也是一样不会稍存客气的。”

黄君谷大笑道：“好，这才是老实话，老夫最喜欢听老实话，也最喜欢老实人，我们开始吧！”

他说开始就开始，伸手就是一掌拍到！

这一掌望似平凡，却实藏无数变化，绝对无法闪避，你若一闪开，继起的攻击将源源而至，使你落在后手永无反攻的机

会。

所以南宫素秋不上他的当，挺身伸掌接了一招，把他的掌势推歪向一边，左手也趁势拍出。

黄君谷挥掌格开笑道：“好！苏朋友，你还真高明，这一招化得不错！”

两个人展开掌式互相攻守，都没有一点的章法，都是见招拆招后，因势反击。

这种战法运用灵活，不受形式的拘束，但施者必须知道得很多，对各种掌法都有相当程度的了解，还需要有敏捷的反应和正确的认识。

要确知这一招攻来时，所有的变化和趋势，才能以适当的招式去反击，恰到好处地攻向对方所不及之处。

两个人互有攻守，进行六十多招时，双方都没有失过手，仍是秋色平分的局面，却将双方观战的人看得如痴如呆！

因为这才是一场真正高手之间的搏斗，精妙之处，但教人只能意会而无以言喻，所以全场都是静悄悄的。

到了后来，由于双方招式变快，大家都已经无法跟上去了解了，才有了低细的私语声。

碧瑶问南宫少秋道：“这位苏先生是从哪儿找来的？你居然认识如此绝顶高手？”

“他是我伯父的好朋友，也是教我武功的启蒙老师，只因为他难得在一地久住，所以我也没有学好。这次恰好在京师遇见了他，请他留下帮我一阵子忙！”

碧瑶笑着道：“难怪你敢毫不考虑地接下了西厂的担子，原来还真有些好手在你囊中呢！”

南宫少秋道：“但是苏叔叔只是兴致一时，在这儿帮我一下忙，不可能久留的，所以我也不能长久倚赖他，最靠得住的

还是我自己手上的力量!”

“你手上的力量又有多少?那两位姑娘是谁?她们好像很不错的样子,你又从哪儿找来的?”

“说来你也许不信,她们是我在秦淮河上认识的!”

“我当然不信。秦淮船妓中会有这种人才?”

“八大胡同中能有你这种人才,何以秦淮船妓中不可能有那种人才呢?”

“我……我是别有目的,并不是真干这个的!”

“人家难道不可能是借船妓而隐身吗?”

碧瑶无以为答了,顿了一顿才道:“好!就算你说得有道理,但你又是怎么认识她们的?”

“当然是去玩的时候认识的。我是出了名的花花公子,哪儿有什么特出的名媛仕女,我一定要去认识一下,就这么认得了。”

“我看出她们不俗,她们也因为我不像一般的客人那样,对她们只有色相的兴趣,大家交成了朋友,我要到京师来,她们也想换换码头,跟着就来了。”

“此外,你对她们还有什么认识呢?”

“这就够了,还要什么样的认识?”

“比方说,她们的家世、背景……”

“知道那些干吗?我交的是她们本人,可不是交她们的背景。碧瑶,你这人太俗气,交一个朋友,不必去追诘他的身世的。”

“像苏叔叔,我伯父交他那么久了,却从来没有问过他的家世背景,这样朋友才交得长,否则只怕他早就跑掉了!”

“这是怎么说呢?”

“江湖上有很多人,都不喜欢别人究诘身世,有些人是有

难言之隐；有些人则是怕貽祸家中的人或同门；有些人则是根本不想扬名，也不肯说明理由。

“你认为他们可交，不妨托以身家，他们也不会负你所托；你如果信不过，就别去理会他们，最忌讳的就是穷诘不休……”

碧瑶道：“你倒好像对江湖人很了解！”

南宫少秋道：“不！我只是对这一类的江湖人很了解，也很尊敬。江湖人有很多种，很多是我不知道的！”

“比如说哪一种呢？”

“这也说不上，比如说，坐在对面那一桌上的，我就有很多不懂！”

碧瑶不禁笑了道：“凡是你合不来的，你就不懂！”

“也不是那样说，他们拼死命要跟我过不去，有几个喊着为友报仇，他们真的跟那几个死者有这么深的交情吗？有的什么也不为，却仍然要出来拼命，那又是为什么？”

“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？他们跟那些死者只是同僚而已，没有什么特殊交情，但你杀了他们的同僚，他们就必须报仇。

“这是为了面子。有些人并不想争这个面子，却为情势所逼，因为忠顺王要他们出去争面子……”

“就像这个老头儿一样，我不懂的即是在此。他在江湖上独来独往，何等自由痛快，我相信不会是没饭吃，但进了东厂后，却要受人指使，全无江湖人的风骨了。”

这时忠顺王因为受不了汪振的冷嘲热讥，已经坐回到他带来的人那一桌上去了，所以南宫少秋的话语声较无顾忌，渐渐地大了起来。

传到决斗场中的黄君谷耳中，倒是颇生作用，招式渐有乱状。

这时二人进行已有两百来招，眼看他败于俄顷，南宫素秋心有不忍！

因此她突地收招退后一步道：“前辈，这样比下去太吃力了，而且打到天亮也分不出高低，咱们到此为止算了。”

黄君谷有点喘息，此刻傲态全收道：“苏老弟，老夫自出道以来，还是第一次遇上你如此的高手。”

“拼了两百多招还不能胜你别说，连你是哪一家的都未能看出来，实在是惭愧，因此老夫想再问一句，你究竟是哪一家的？”

南宫素秋笑道：“在晚哪一家都不是，也没有师承，只是自幼好武，哪一家都稍经涉猎……”

黄君谷道：“不…不是稍经涉猎，而是研究极深，你用的那些招式，在各家老一辈中都没有这么深的火候。”

南宫素秋道：“在晚性好游历，走的地方多，认识的人也不少，每遇好手总是虚心求教，故而所知略微比人家多一点。”

“但论渊博终输前辈一筹，前辈到现在没用过相同的招式，在晚有些招式，已经重复地运用了。”

“这个老夫可不承认，渊博并不是好事，招式贵于精而不在于广，老夫有位朋友是空门中人，外号叫七招和尚……”

“七招和尚我认识，我初识他时，他还叫九招和尚，而最近一次见他，他说已经准备改号叫六招了，可见他的艺事又精进了一层。”

黄君谷惊喜地道：“是真的吗？老夫平生仅此一友，还是打出来的交情，老人用了三十七种功夫，攻了他三百七十九招，他却始终都以七招来化解，当然平分秋色。”

“老夫心折自动认输，他也不肯居胜，结果相交成友。欣闻故人艺事更进，实在值得高兴，他现在在哪里？”

南宫素秋笑道：“这个和尚雄心大得很，他准备改号到一招时，才定下来不再流浪，所以又云游四海，历练他的武功去了。”

黄君谷道：“他初出江湖时才三十岁，经过三十年的时间，才从十招简化为七招，等他到一招时，要多少时间？”

“这可难说，艺事到了最后，已经不是功力深浅的问题，而是一种顿然间的领悟，往往摸索几年不得，而于片刻间领会少了一招。

“他前几次进境都是如此，因此，他的情形是很难预料的，很可能在一两年内，他就达到了这个境界也未可说。”

黄君谷欣然道：“那倒是件值得高兴的事，苏老弟，那和尚和老夫一样，难得交上个朋友的。

“他既然和你相知如此之深，交情必定不浅，而你的一身功夫也值得钦佩，咱们这一架就不必再打下去了。”

南宫素秋笑道：“正是这话，打架哪有喝酒聊天好玩，改天我们另找地方聚聚！”

“好！我来找你！你住在哪里呢？”

“居所未定，但是我这侄儿在西厂，每天我总要来逛一趟，前辈只要在半天前有人送句话过来，约明时间地点，在晚必准时前赴赴约。”

“就这么说定了，咱们下次再聊。”

两人各自一拱手，各回到座上去了。

这一场总算是双方都没输！

东厂略存面子，但他们也看出来，再要打下去，输的必然是黄君谷，能维持这个结果，已经很好了。

由此也可以看出西厂这边，确是实力不错；由于黄君谷已是他们这边最佳的好手，所以忠顺王也不敢再挑战了。

他打了个哈哈道：“今日酒足饭饱，改日有机会当再回请各位到舍间一叙，告辞！再见！再见！”

他说走就站了起来，其余的人自然也跟着感到意兴索然，因为这一会，又折了一个好手，且是十三邪中人物，算来殊为不值。

汪振等人少不得要送一阵，可是等他送完客人回座发现南官素秋也走了，不由诧然道：“那位苏先生呢？”

南官少秋道：“多半是走了，他的脾气很怪，乘兴而来，兴尽而退，经常不打招呼的，我伯父也随他，跟这种人交往，惟一的方法就是由他高兴……”

汪振道：“可是他的武功却着实令人钦佩，咱家本来想好好借重他一下的！”

“老伯若是想特地给他一个职衔，还是不必多此一举了，说不定反而把他吓跑了。他对小侄颇为关切，只要有事，找他帮忙是一样的！”

“眼前就会有事，东厂那边今天又吃了个大亏，朱由忠那家伙不会甘休的，他手头还有几个十三邪中的老怪物和几个黑白道上的好手，都在外面办事未回，等那些人一回来就会再找我们的！”

南官少秋笑道：“这倒不打紧，我叔叔说过了，短期内他会留京不走，此外若有需要，他还要找几个朋友来帮忙，绝不会叫我吃亏的！”

这时做客人的卢凌风也过来凑趣道：“汪老，忠顺王自从视事之后，还没有吃过这么大的亏。你有了南宫公子这位好助手，今后可以扬眉吐气了。”

汪振笑道：“彼此！彼此！卢大人，在编制名义上，他们都还是属于你锦衣卫的！”

“这个下官可不敢居先，事实上有汪老和忠顺王这两位监军在，锦衣卫的事已经不由下官经手了，自然也管不到他们。

“不过南宫公子的令伯和下官多少还有一点交情，南宫公子视事跟下官也较为合作愉快些，所以下官只要能力所及，还是会站在南宫公子这边的！”

那也等于是说支持汪振了。

卢凌风的锦衣卫虽然并没有多少权力，但由于他本人的善于经营，大小也算是一股势力。

更何况他与皇帝走得近，还可以得到一部分廷议的支持，这正是汪振所需要的！

因此，他十分高兴，大力地向大家频频举杯劝饮，直到有七八分醉意时，才兴尽而辞。

他一走，这边的宴会也散了。

此地原是碧瑶的香闺，她当然可以不走。

因此她硬把南宫少秋留了下来，小红泡上了一壶好茶，三个人再聊了一阵，谈的是如何展开今后的工作问题。

谈啊谈的，问题开始转到碧瑶的身世上来了，碧瑶直承本名叫李瑶英，也是江湖上所传的碧落仙子。

也介绍了小红即是地魔女单小红。

她们来京的目的一则是应汪振之邀来帮忙，二则也是为了调查近年来有不少的江湖大豪被人神秘暗杀灭门的事。

她们也找到一点蛛丝马迹，怀疑是厂卫所为。

南宫少秋趁机道：“瑶英！这件事卢凌风跟我谈过，他暗中调查所得，结果比你确实一点，事情牵涉得很广，恐怕连汪老伯都有份！”

“我义父怎么会有份呢？”

南宫少秋道：“他自己当然不会参加的，不过西厂的人有

一部分也参加了行动，有些事情他是知情的。

“被灭门的不仅是一些武林中的大豪，另外还有一些富户也是在一夜之间被人灭了门，人被杀光不说，房屋庄院也在一夜之间被焚成了废墟，他们的财物也就不知去向了……”

“为什么，他们是为了什么呢？”

“自然是为钱财，那些被灭门的大户，多半是富有资财的，人被杀光，没了苦主，房子被焚也无法清点。

“剩下一些搬不动的田地入官，大部分值钱的东西，恐怕都入了他们的私囊，这么巨大的案子，动辄要几千几百人，才能做得如此干净利落，江湖上没有一个帮派组织有这么大的人力，只有厂卫有此可能！”

“可是要出动这么多人，分润所得也有限了！”

“不算少的了，一票做下来，分润有限，但几十票累积，就是一笔大资财。卢凌风算过，以他们累积所得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富翁了！”

“可是我义父不会为那点钱而动心的！”

“人没有嫌钱多的，何况不是一点点，而是很多；再者汪老伯喜欢古玩，很多是有钱也买不到的，但是用这个方法，却是随心所欲，他还有不上钩的吗？”

“我要问问清楚，假如义父也有份，我定然不饶他！”

“瑶英！我看算了吧！汪老伯只是好货而已，既非元凶，又不是首恶，他只是被人拖下水的。

“这是忠顺王想吃掉他，先弄点甜头给他尝，然后好把大批的人塞到他这儿来，以达成挤掉他的目的，他自己也有点明白了，所以才向你乞援，拉拢人手！”

“这也是卢凌风告诉你的？”

“是的，他先想拉我过去，见我加入了西厂，才告诉我一

些概况，要我善自选择。”

“那么你又作何选择呢？”

“我要对付忠顺王，把东厂击溃。”

“这……为了什么呢？”

“第一，我要做点事，别让人把我看成花花公子；第二，也为了对得起你的推荐和汪老伯的器重。第三，也算是为国为民吧。忠顺王野心勃勃，他搜集财富的目的，在斥资扩充势力，拉拢收买各处的将领，谋篡夺取大宝，将来一定会对我伯父不利。第四，厂卫的职责在发奸摘伏，我要尽我的职守……”

他的神情庄严、慷慨陈言，倒是把两个女郎听得目泛异彩！

李瑶英情不自禁地握住他的手道：“好！少秋，只要你有这份雄心和壮志，我和小红一定尽全力支持你。”

南宫少秋就势也握住了单小红的手道：“当然少不了你们的，我计划中要做的事太多了，我一个人是做不来的，我必须找一些衷心支持我的伙伴，你们就是我最理想的伙伴之一！”

两个女郎的手被他抓住后，心头都有些慌乱，但她们却没有把手抽回来的意思。

只是单小红较为细心，笑着道：“南宫兄，听你的口气，似乎还有别人？”

南宫少秋道：“当然了，那些事也不是我们三个人做得下来的，像刚叔、苏叔叔，都是少不了的。”

“只不过他们都有本身的事，不可能永远帮我忙的，所以我一定要找些长远的伙伴，来为江湖和正义效力。”

李瑶英一怔道：“你不是将来要继承你伯父的事业吗？怎么又想在江湖上去混了？”

南宫少秋道：“伯父是这个意思，所以才要我上京师来活动，但凭良心而论，我对他那份事业兴趣实在不高。

“我喜欢自由自在，受不了拘束，我喜欢淡泊，不求富贵，我志在千里，不耐久居一个小圈子里，所以我想我将来是以江湖为归宿的成分居多。”

“你没闯过江湖，知道什么是江湖吗？”

“江湖是一片海阔天空的天地，任我自由遨游……”

“那只是好的一面，你还没看见险恶的一面！”

“我不会看见那一面的，即使我要进入江湖，也必然是在我功成之后，那时候已有了一大批的朋友，也有了不小的名气。

“因此，我的江湖生活也必然是轰轰烈烈的，最重要的是我有一辈子花不掉的财产，什么都不缺，何必还要在名利场中竞逐呢？”

他说得像小孩子，又恢复他大少爷的习性了。

李瑶英认为现在不必去浇他的冷水，因而一笑道：“等你功成身退了，自然可以潇洒一番，现在却不必言之过早！”

“那当然，目前我还是全力以赴地去应付东厂，看忠顺王的态度，他是不会放过我的了，因为他无法容忍西厂的人高居东厂之上。

“那不但使他丢脸，也妨碍了他夺权大计的进行，而我却正好趁这个机会，把他的罪状搜齐证据，揭发出来，一举击溃他！”

“少爷！你别想得太如意了。东厂不是纸老虎，被你一戳就破了的，忠顺王目前是受了点小挫折。

“但是以整个东厂而言，折损的实力连一成都不到，等他把手都集中之后，挨打的就是我们了！”